馮玉梅團圓

唐宋小說精選

李華卿編

神州國光社

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

本書輯錄　李華卿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實價

馮玉梅團圓

目次

碾玉觀音……一
菩薩蠻……三〇
西山一鬼窟……四九
志誠張主管……八一
拗相公……一〇一
錯斬崔寧……一二六
馮玉梅團圓……一五五

神州國光社刊行

碾玉觀音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吐芽。
　　*
堤上柳，

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

浮畫舫，

躍青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
時聽燕語透簾櫳，
小橋楊柳飄香絮，
山寺緋桃散落紅。

*

鶯漸老，
蝶西東，
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堦草色迷煙雨，
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濛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胡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
春宵何事老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眞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尙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之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來。只聽得橋下裱褙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

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
朱脣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
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璩大夫來說話。』

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
嬌女綺羅裳；
不做東君造化，
金針刺繡羣芳樣。

斜枝嫩葉包開蕊，
唯只欠馨香；
曾向園林深處，
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

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裹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

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

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遞，『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

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又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

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

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攆住火葫蘆；朱無忌趕番赤騾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甯打個胸厮撞。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喏。

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婦！』崔甯拜謝了，不則一番。崔甯是個單身，却也凝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

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甯，

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崔甯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甯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甯買將酒來，三盞兩盞。正是：

三杯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甯又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